史記三家註/卷0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十六

史記卷四十七
孔子世家第十七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四十八

孔子世家第十七

〈索隱孔子非有諸侯之位，而亦稱系家者，以是聖人爲教化之主，又代有賢哲，故稱系家焉。　正義孔子無侯伯之位，而稱世家者，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，可謂至聖，故爲世家。〉

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陬音騶。孔安國曰『陬，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』。」　索隱陬是邑名，昌平，鄉號。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。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。孔子生昌平鄉，蓋鄉取山爲名。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。《輿地志》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。」按：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，闕里即此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，中有孔子宅，宅中有廟。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邨面泗，即此也。」按：夫子生在鄒，長徙曲阜，仍號闕里。〉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〈索隱家語：「孔子，宋微子之後。宋襄公生弗父何，以讓弟厲公。弗父何生宋父周，周生世子勝，勝生正考父，考父生孔父嘉，五世親盡，別爲公族，姓孔氏。孔父生子木金父，金父生睪夷。睪夷生防叔，畏華氏之逼而奔魯，故孔氏爲魯人也。」〉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，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。《地理志》云魯縣有

尼丘山，有叔梁紇廟。」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〈索隱家語云「梁紇娶魯之施氏，生九女。其妾生孟皮，孟皮病足，乃求婚於顏氏徵在，從父命爲婚」。其文甚明。今此云「野合」者，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，非當壯室初笄之禮，故云野合，謂不合禮儀。故《論語》云「野哉由也」，又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」，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。　正義男八月生齒，八歲毀齒，二八十六陽道通，八八六十四陽道絕。女七月生齒，七歲毀齒，二七十四陰道通，七七四十九陰道絕。婚姻過此者，皆爲野合。故家語云「梁紇娶魯施氏女，生九女，乃求婚於顏氏，顏氏有三女，小女徵在」。據此，婚過六十四矣。〉禱於尼丘得孔子。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〈索隱《公羊傳》「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，孔子生」。今以爲二十二年，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，故誤也。後序孔子卒，云七十二歲，每少一歲也。〉生而首上圩頂，〈索隱圩音烏。頂音鼎。圩頂言頂上窳也，故孔子頂如反宇。反宇者，若屋宇之反，中低而四傍高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。干寶三日紀云『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，今名空竇，在魯南山之空竇中。無水，當祭時酒掃以告，輒有清泉自石門出，足以周用，祭訖泉枯。今俗名女陵山』。」〉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，姓孔氏。

丘生而叔梁紇死，〈索隱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。〉葬於防山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。《禮記》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。」〉防山在魯東，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，母諱之也。〈索隱謂孔子少孤，不的知父墳處，非謂不知其塋地。徵在笄年適於梁紇，無幾而老死，是少寡，蓋以爲嫌，不從送葬，故不知墳處，遂不告耳，非諱之也。〉孔子爲兒嬉戲，常陳俎豆，〈正義俎豆以木爲之，受四升，高尺二寸。大夫以上赤雲氣，諸侯加象飾足，天子玉飾也。〉設禮容。孔子母死，乃殯五父之衢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，魯城內衢道也。」〉蓋其慎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魯縣有闕里，孔子所居也。又有五父之衢也。」　索隱謂孔子不知父墓，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，是其謹慎也。　正義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。〉鄹人〈正義上音鄒。〉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，然後往合葬於防焉。

孔子要絰，〈索隱家語「孔子之母喪，既練而見」，不非之也。今此謂孔子實要絰與饗，爲陽虎所絀，亦近誣矣。一作「要經」。要經猶帶經也，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。〉季氏饗士，孔子與往。〈正義與音預。季氏爲饌飲魯文學之士，孔子與迎而往，陽虎以孔子少，故折之也。〉陽虎絀曰：「季氏饗士，非敢饗子也。」孔子由是退。

孔子年十七，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，〈索隱昭公七年《左傳》云「孟僖子病不能相禮，乃講學之，及其將死，召大夫」云云。按：謂病者，不能禮爲病，非疾困之謂也。至二

十四年僖子卒，賈逵云「仲尼時年三十五矣」。是此文誤也。〉誡其嗣懿子曰：「孔丘，聖人之後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聖人謂商湯。」〉滅於宋。〈集解杜預曰：「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，其子奔魯也。」〉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。〈集解杜預曰：「弗父何，孔父嘉之高祖，宋愍公之長子，厲公之兄也。何嫡嗣，當立，以讓厲公也。」〉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正考父，弗父何之曾孫。」〉三命茲益恭，故鼎銘云：〈集解杜預曰：「三命，上卿也。考父廟之鼎。」〉『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僂，傴，俯，皆恭敬之貌也。」〉循牆而走，〈集解杜預曰：「言不敢安行。」〉亦莫敢余侮。〈集解杜預曰：「其恭如是，人亦不敢侮慢。」〉饘於是，粥於是，以餬余口。』〈集解杜預曰：「於是鼎中爲饘粥。饘粥，餬屬。言至儉也。」〉其恭如是。吾聞聖人之後，雖不當世，必有達者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謂若弗父何，殷湯之後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。」杜預曰：「聖人之後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，謂正考父。」〉今孔丘年少好禮，其達者歟？吾即沒，若必師之。」及釐子卒，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〈索隱《左傳》及《系本》，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，不應更言「魯人」，亦太史公之疏耳。〉往學禮焉。是歲，季武子卒，平子代立。

孔子貧且賤。及長，嘗爲季氏史，〈索隱有本作「委吏」。按：趙岐曰「委吏，主委積倉庫之吏」。〉料量平；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。由是爲司空。已而去魯，斥乎齊，逐乎宋、衛，困於陳蔡之閒，於是反魯。孔子長九尺有六寸，人皆謂之「長人」而異之。魯復善待，由是反魯。

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：「請與孔子適周。」〈索隱莊子云「孔子年五十一，南見老聃」。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，遂俱誤也。何者？孔子適周，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？且孔子見老聃，云「甚矣道之難行也」，此非十七之人語也，乃既仕之後言耳。〉魯君與之一乘車，兩馬，一豎子俱，適周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辭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「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〈索隱莊周「財」作「軒」。〉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謙言竊仁者之名。」〉送子以言，曰：『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。博辯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爲人子者毋以有己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身父母之有。」　索隱家語作「無以有己爲人子者」。〉爲人臣者毋以有己。』」〈索隱家語作「無以惡己爲人臣者」。王肅云：「言聽則仕，不用則去，保身全行，臣之節也。」〉孔子自周反于魯，弟子稍益進焉。

是時也，晉平公淫，六卿擅權，東伐諸侯；楚靈王兵彊，陵轢中國；齊大而近於魯。魯小弱，附於楚則晉怒；附於晉則楚來伐；不備於齊，齊師侵魯。

魯昭公之二十年，而孔子蓋年三十矣。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，景公問孔子曰：「昔秦穆公國小處辟，其霸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秦，國雖小，其志大；處雖辟，行中正。身舉五羖，〈正義百里奚也。〉爵之大夫，起累紲之中，〈索隱家語無此一句。孟子以爲「不然」之言也。〉與語三日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雖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」景公說。

孔子年三十五，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〈正義郈音后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鬬雞臺二所，相去十五步，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。《左傳》昭二十五年，季氏與郈昭伯鬬雞，季氏芥雞翼，郈氏爲金距之處。」〉得罪魯昭公，昭公率師擊平子，平子與孟氏、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師敗，奔於齊，齊處昭公乾侯。〈正義相州成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，本春秋時乾侯之邑。〉其後頃之，魯亂。孔子適齊，爲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。與齊太師語樂，聞韶音，學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〈集解周氏曰：「孔子在齊，聞習韶樂之盛美，故忘於肉味也。」　索隱按《論語》，子語魯太師樂，非齊太師也。又「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」，無「學之」文。今此合《論語》齊、魯兩文而爲此言，恐失事實。〉齊人稱之。

景公問政孔子，孔子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當此之時，陳恆制齊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故以此對也。」〉景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豈得而食諸！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將危也。陳氏果滅齊。」〉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，孔子曰：「政在節財。」景公說，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。〈索隱此說出晏子及墨子，其文微異。〉晏嬰進曰：「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；倨傲自順，不可以爲下；崇喪遂哀，破產厚葬，不可以爲俗；游說乞貸，不可以爲國。自大賢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禮樂缺有閒。〈索隱息者，生也。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，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閒也。〉今孔子盛容飾，繁登降之禮，趨詳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君欲用之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。」後景公敬見孔子，不問其禮。異日，景公止孔子曰：「奉子以季氏，〈索隱劉氏奉音扶用反，非也。今奉音如字，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，故下文云「以季孟之閒待之」也。〉吾不能。」以季孟之閒待之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魯三卿，季氏爲上卿，最貴；孟氏爲下卿，不用事。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。」〉齊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聞之。景公曰：「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」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

孔子年四十二，魯昭公卒於乾侯，定公立。定公立五年，夏，季平子卒，桓子嗣立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羊，生羊也，故謂之怪也。」　索隱家語

云「桓子穿井於費，得物如土缶，其中有羊焉」是也。〉問仲尼云「得狗」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獲羊而言狗者，以孔子博物，測之。」〉仲尼曰：「以丘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，木石之怪夔、罔閬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木石謂山也。或云夔，一足，越人謂之山繅也。或言獨足魍魎，山精，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。」　索隱夔音逵。閬音兩。家語作「魍魎」。繅音騷。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，故謂之夔。夔，一足獸，狀如人也。〉水之怪龍、罔象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龍，神獸也，非常見，故曰怪。或云『罔象食人，一名沐腫』。」　索隱沐腫音木踵。〉土之怪墳羊。」〈集解唐固曰：「墳羊，雌雄未成者也。」〉

吳伐越，墮會稽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墮，毀也。」　索隱隳會稽。會稽，山名，越之所都。隳，毀也。吳伐越在魯哀元年。〉得骨節專車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骨一節，其長專車。專，擅也。」〉吳使使問仲尼：「骨何者最大？」仲尼曰：「禹致羣神於會稽山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，故謂之神也。」〉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防風氏違命後至，故禹殺之，陳尸爲戮。」〉其節專車，此爲大矣。」吳客曰：「誰爲神？」仲尼曰：「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，其守爲神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守山川之祀者爲神，謂諸侯也。」韋昭曰：「足以綱紀天下，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。」〉社稷爲公侯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，直爲公侯而已。」〉皆屬於王者。」客曰：「防風何守？」仲尼曰：「汪罔氏之君守封、禺之山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封，封山；禺，禺山：在吳郡永安縣。」駰案：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，今屬吳興郡。〉爲釐姓。〈索隱釐音僖。家語云姓漆，蓋誤。《系本》無漆姓。〉在虞、夏、商爲汪罔，於周爲長翟，今謂之大人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，其名異也。」〉客曰：「人長幾何？」仲尼曰：「僬僥氏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僬僥，西南蠻之別名也。」〔正義〕按：《括地志》「在大秦國（北）〔南〕也」。〉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長者不過十之，數之極也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十之，謂三丈也，數極於此也。」〉於是吳客曰：「善哉聖人！」

桓子嬖臣曰仲梁懷，與陽虎有隙。陽虎欲逐懷，公山不狃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不狃爲季氏宰。」　索隱狃音女久反。鄒氏云一作「蹂」。《論語》作「弗擾」。〉止之。其秋，懷益驕，陽虎執懷。桓子怒，陽虎因囚桓子，與盟而醳之。〈正義醳音釋。〉陽虎由此益輕季氏。季氏亦僭於公室，陪臣執國政，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詩書禮樂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

定公八年，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，因陽虎爲亂，欲廢三桓之適，〈正義適音嫡。〉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，遂執季桓子。桓子詐之，得脫。定公九年，陽虎不勝，奔于齊。

是時孔子年五十。

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循道彌久，溫溫無所試，莫能己用，曰：「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，今費雖小，儻庶幾乎！」〈索隱檢家語及孔子之書，並無此言，故桓譚亦以爲誣也。〉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止孔子。孔子曰：「夫召我者豈徒哉？如用我，其爲東周乎！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興周道於東方，故曰東周也。」〉然亦卒不行。

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皆則之。〈索隱家語作「西方」。王肅云：「魯國近東，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。」〉由中都宰爲司空，由司空爲大司寇。

定公十年春，及齊平。〈索隱及，與也。平，成也。謂與齊和好，故云平。〉夏，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：「魯用孔丘，其勢危齊。」乃使使告魯爲好會，會於夾谷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。」〉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。孔子攝相事，曰：「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。請具左右司馬。」定公曰：「諾。」具左右司馬。會齊侯夾谷，爲壇位，土階三等，以會遇之禮相見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會遇之禮，禮之簡略也。」〉揖讓而登。獻酬之禮畢，齊有司趨而進曰：「請奏四方之樂。」景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。〈索隱家語作「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」。祓音弗，謂舞者所執，故《周禮》樂有祓舞。撥音伐，謂大楯也。〉孔子趨而進，歷階〈索隱謂歷階級也。故王肅云「歷階，登階不聚足」。〉而登，不盡一等，舉袂而言曰：「吾兩君爲好會，夷狄之樂何爲於此！請命有司！」有司卻之，不去，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。景公心怍，麾而去之。有頃，齊有司趨而進曰：「請奏宮中之樂。」景公曰：「諾。」優倡侏儒爲戲而前。孔子趨而進，歷階而登，不盡一等，曰：「匹夫而營惑〈索隱謂經營而惑亂也。家語作「熒侮」。〉諸侯者罪當誅！請命有司！」有司加法焉，手足異處。景公懼而動，知義不若，歸而大恐，告其羣臣曰：「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，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於魯君，爲之柰何？」有司進對曰：「君子有過則謝以質，小人有過則謝以文。君若悼之，則謝以質。」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、汶陽、龜陰之田以謝過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三田，汶陽田也。龜，山名。陰之田，得其田不得其山也。」杜預曰：「太山博縣北有龜山。」　索隱《左傳》「鄆、讙及龜陰之田」，則三田皆在汶陽也。　正義鄆，今鄆州鄆城縣，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。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。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，魯築城於此，以旌孔子之功，因名謝城。〉

定公十三年夏，孔子言於定公曰：「臣無藏甲，大夫毋百雉之城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

高丈長丈曰堵，三堵曰雉。」〉使仲由爲季氏宰，將墮三都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三都，三家之邑也。」〉於是叔孫氏先墮郈。〈集解杜預曰：「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。」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。」〉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率費人襲魯。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三子，季孫、孟孫、叔孫也。」〉登武子之臺。費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側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人有入及公之臺側。」〉孔子命申句須、樂頎下伐之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申句須、樂頎，魯大夫。」〉費人北。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。〈集解杜預曰：「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。」按：泗水縣本漢卞縣地。〉二子奔齊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〈集解杜預曰：「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。」〉公敛處父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成宰也。」〉謂孟孫曰：「墮成，齊人必至于北門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鄣，無成是無孟氏也。我將弗墮。」十二月，公圍成，弗克。

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有喜色。門人曰：「聞君子禍至不懼，福至不喜。」孔子曰：「有是言也。不曰『樂其以貴下人』乎？」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。與聞國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飾賈；男女行者別於塗；塗不拾遺；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有司常供其職，客求而有在也。」〉皆予之以歸。〈索隱家語作「皆如歸」。〉

齊人聞而懼，曰：「孔子爲政必霸，霸則吾地近焉，我之爲先并矣。盍致地焉？」黎鉏曰：「請先嘗沮之；沮之而不可則致地，庸遲乎！」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康樂，〈索隱家語作「容璣」。王肅云：「舞曲名也。」〉文馬三十駟，遺魯君。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，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，將受，乃語魯君爲周道游，〈索隱謂請魯君爲周偏道路游行，因出觀齊之女樂。〉往觀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「夫子可以行矣。」孔子曰：「魯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膰，祭肉。」〉則吾猶可以止。」桓子卒受齊女樂，三日不聽政；郊，又不致膰俎於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〈集解屯在魯之南也。　索隱地名。〉而師己送，曰：「夫子則非罪。」孔子曰：「吾歌可夫？」歌曰：「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婦之謁，可以死敗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言婦人之口請謁，足以憂使人死敗，故可以出走也。」〉蓋優哉游哉，維以卒歲！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言仕不遇也，故且優游以終歲。」〉師己反，桓子曰：「孔子亦何言？」師己以實告。桓子喟然歎曰：「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！」

孔子遂適衛，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。〈索隱孟子曰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，彌子之妻與

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」。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，所說不同。〉衞靈公問孔子：「居魯得祿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奉粟六萬。」衞人亦致粟六萬。〈索隱若六萬石似太多，當是六萬斗，亦與漢之秩祿不同。　正義六萬小斗，計當今二千石也。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。〉居頃之，或譖孔子於衞靈公。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。〈索隱謂以兵仗出入，以脅夫子也。〉孔子恐獲罪焉，居十月，去衞。

將適陳，過匡，〈正義故匡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里。〉顏刻爲僕，以其策指之曰：「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」〈索隱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。　正義琴操云：「孔子到匡郭外，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：『往與陽貨正從此入。』匡人聞其言，告君曰：『往者陽貨今復來。』乃率衆圍孔子數日，乃和琴而歌，音曲甚哀，有暴風擊軍士僵仆，於是匡人有知孔子聖人，自解也。」〉匡人聞之，以爲魯之陽虎。陽虎嘗暴匡人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。〈索隱匡，宋邑也。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。〉孔子狀類陽虎，拘焉五日，顏淵後，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與孔子相失，故在後也。」〉子曰：「吾以汝爲死矣。」顏淵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！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言夫子在，己無所致死也。」〉匡人拘孔子益急，弟子懼。孔子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茲，此也。言文王雖已沒，其文見在此。此，自謂其身也。」〉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故孔子自謂後死也。言天將喪此文者，本不當使我知之；今使我知之，未欲喪之也。」〉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」〈集解馬融曰：「如予何猶言『奈我何』也。天未喪此文，則我當傳之，匡人欲奈我何！言不能違天以害己。」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，然後得去。〈索隱家語「子路彈劍而歌，孔子和之，曲三終，匡人解圍而去」。今此取《論語》「文王既沒」之文，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。蓋夫子再戹匡人，或設辭以解圍，或彈劍而釋難。今此合《論語》、家語之文以爲一事，故彼此文交互耳。〉

去即過蒲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長垣縣有匡城、蒲鄉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。匡城本漢長垣縣。」〉月餘，反乎衞，主蘧伯玉家。靈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謂孔子曰：「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，必見寡小君。寡小君願見。」孔子辭謝，不得已而見之。夫人在絺帷中。孔子入門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環珮玉聲璆然。〈正義璆音虬。〉孔子曰：「吾鄉爲弗見，見之禮答焉。」〈索隱上「見」如字。下「見」音賢徧反，去聲。言我不爲相見之禮現而答之。〉子路不說。孔子矢之曰：「予所不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〈集解欒肇曰：「見南子者，時不獲已，猶文王之拘羑里也。天厭之者，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。」蔡謨曰：「矢，陳也。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。」〉居衞月餘，靈公與夫人同車，宦者雍渠參乘，出，使孔子爲次

乘，招搖市過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招搖，翱翔也。」　索隱家語作「遊過市」。〉孔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疾時薄於德，厚於色，故發此言也。」李充曰：「使好德如好色，則弃邪而反正矣。」〉於是醜之，去衛，過曹。是歲，魯定公卒。

孔子去曹適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年表定公十三年，孔子至衛；十四年，至陳；哀公三年，孔子過宋。」〉與弟子習禮大樹下。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。孔子去。弟子曰：「可以速矣。」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天生德者，謂授以聖性，德合天地，吉無不利，故曰其如予何。」〉

孔子適鄭，與弟子相失，孔子獨立郭東門。鄭人或謂子貢曰：〈索隱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。〉「東門有人，其顙似堯，〈索隱家語云「河目而隆顙，其顙似堯」。〉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。纍纍若喪家之狗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喪家之狗，主人哀荒，不見飲食，故纍然而不得意。孔子生於亂世，道不得行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。韓詩外傳曰『喪家之狗，既斂而槨，有席而祭，顧望無人』也。」〉子貢以實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「形狀，末也。而謂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」

孔子遂至陳，主於司城貞子家。歲餘，吳王夫差伐陳，取三邑而去。趙鞅伐朝歌。楚圍蔡，蔡遷于吳。吳敗越王句踐會稽。

有隼集于陳廷而死，楛矢貫之，石砮，矢長尺有咫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隼，鷙鳥，今之鶻也。楛，木名。砮，鏃也，以石爲之。八寸曰咫。楛矢貫之，墜而死。」　正義隼音笋。毛詩義疏：「鷁，齊人謂之擊征，或謂之題肩，或曰省鴈，春化爲布穀。此屬數種皆爲隼。」〉陳湣公使使問仲尼。〈索隱家語、《國語》皆作「陳惠公」，非也。按：惠公以魯昭元年立，定四年卒。又按系家，湣公（十）六年孔子適陳，十三年亦在陳，則此湣公爲是。〉仲尼曰：「隼來遠矣，此肅慎之矢也。〈正義肅慎國記云：「肅慎，其地在夫餘國東北，（河）〔可〕六十日行。其弓四尺，強勁弩射四百步，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。」〉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九夷百蠻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九夷，東方夷有九種也。百蠻，夷狄之百種。」〉使各以其方賄來貢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。」〉使無忘職業。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，長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，以肅慎矢分大姬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大姬，武王元女也。」〉配虞胡公而封諸陳。分同姓以珍玉，展親；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展，重也。玉謂若夏后氏之璜。」〉分異姓以遠職，使無忘服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使無忘服從於王也。」〉故分陳以肅慎矢。」試求之故府，果

得之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故府，舊府也。」〉

孔子居陳三歲，會晉楚爭彊，更伐陳，及吳侵陳，陳常被寇。孔子曰：「歸與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進取不忘其初。」於是孔子去陳。

過蒲，會公叔氏以蒲畔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車五乘從孔子。其爲人長賢，有勇力，謂曰：「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，今又遇難於此，命也已。吾與夫子再罹難，寧鬬而死。」鬬甚疾。蒲人懼，〈索隱家語云「我寧鬬死，挺劍而合眾，將與之戰，蒲人懼」是也。〉謂孔子曰：「苟毋適衛，吾出子。」與之盟，出孔子東門。孔子遂適衛。子貢曰：「盟可負邪？」孔子曰：「要盟也，神不聽。」

衛靈公聞孔子來，喜，郊迎。問曰：「蒲可伐乎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靈公曰：「吾大夫以爲不可。今蒲，衛之所以待晉楚也，〈正義衛在濮州，蒲在滑州，在衛西也。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，先在蒲，後及衛。〉以衛伐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其男子有死之志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，而男子欲死之，不樂適他。」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婦人恐懼，欲保西河，無戰意也。」　索隱此西河在衛地，非魏之西河也。〉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本與公叔同畔者。」〉靈公曰：「善。」然不伐蒲。

靈公老，怠於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歎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，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，必三年乃有成也。」〉孔子行。

佛肸爲中牟宰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。」　索隱此河北之中牟，蓋在漢陽西。〉趙簡子攻范、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由聞諸夫子，『其身親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』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不入其國。」〉今佛肸親以中牟畔，子欲往，如之何？」孔子曰：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磷，薄也。涅，可以染皁者也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，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，君子雖在濁亂，不能汙也。」〉我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匏瓜得繫一處者，不食故也。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，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。」〉

孔子擊磬。有荷蕢而過門者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蕢，草器也。

有心謂契契然也。」〉硜硜乎，莫己知也夫而已矣！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此硜硜，信己而已，言亦無益也。」〉

孔子學鼓琴師襄子，〈索隱家語師襄子曰「吾雖以擊磬爲官，然能於琴」。蓋師襄子魯人，《論語》謂之「擊磬襄」是也。〉十日不進。師襄子曰：「可以益矣。」孔子曰：「丘已習其曲矣，未得其數也。」有閒，曰：「已習其數，可以益矣。」孔子曰：「丘未得其志也。」有閒，曰：「已習其志，可以益矣。」孔子曰：「丘未得其爲人也。」有閒，（曰）有所穆然深思焉，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。曰：「丘得其爲人，黯然而黑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黯，黑貌。」〉幾然而長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詩》云『頎而長兮』。」　索隱「幾」與注「頎」，並音祈，家語無此四字。〉眼如望羊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望羊，望羊視也。」　索隱王肅云：「望羊，望羊視也。」〉如王四國，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！」師襄子辟席再拜，曰：「師蓋云文王操也。」

孔子既不得用於衞，將西見趙簡子。至於河而聞竇鳴犢、舜華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或作『鳴鐸竇犨』，又作『竇犨鳴犢、舜華也』。」　索隱家語云「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」，《國語》云「鳴鐸竇犨」，則竇犨字鳴犢，聲轉字異，或作「鳴鐸」。慶華當作「舜華」，諸說皆同。〉之死也，臨河而歎曰：「美哉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濟此，命也夫！」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竇鳴犢，舜華，晉國之賢大夫也。趙簡子未得志之時，須此兩人而后從政[1]；及其已得志，殺之乃從政。丘聞之也，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，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，〈索隱有角曰蛟龍。龍能興雲致雨，調和陰陽之氣。〉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。何則？君子諱傷其類也。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，而況乎丘哉！」乃還息乎陬鄉，作爲陬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陬操，琴曲名也。」　索隱此陬鄉非魯之陬邑。家語云作「槃操」也。〉以哀之。而反乎衞，入主蘧伯玉家。

他日，靈公問兵陳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軍陳行列之法。」〉孔子曰：「俎豆之事則嘗聞之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萬二千人爲軍，五百人爲旅。軍旅末事，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。」〉明日，與孔子語，見蜚鴈，仰視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〈索隱此魯哀二年也。〉復如陳。

夏，衞靈公卒，立孫輒，是爲衞出公。六月，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。陽虎使太子絻，八人衰絰，僞自衞迎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冬，蔡遷于州來。是歲魯哀公三年，而孔子年六十矣。齊助衞圍戚，以衞太子蒯聵在故也。

夏，魯桓釐廟燔，南宮敬叔救火。孔子在陳，聞之，曰：「災必於桓釐廟乎？」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桓釐當毀，而魯事非禮之廟，故孔子聞有火災，知其加桓僖也。」〉已而果然。

秋，季桓子病，輦而見魯城，喟然歎曰：「昔此國幾興矣，以吾獲罪於孔子，故不興也。」顧謂其嗣康子曰：「我即死，若必相魯；相魯，必召仲尼。」後數日，桓子卒，康子代立。已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魚曰：「昔吾先君用之不終，終爲諸侯笑。今又用之，不能終，是再爲諸侯笑。」康子曰：「則誰召而可？」曰：「必召冉求。」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將行，孔子曰：「魯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將大用之也。」是日，孔子曰：「歸乎歸乎！〈索隱此系家再有「歸與」之辭者，前辭出孟子，此辭見《論語》，蓋止是一稱「歸與」，二書各記之，今前後再引，亦失之也。〉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簡，大也。孔子在陳思歸欲去，曰：『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，妄穿鑿以成章，不知所以裁制，當歸以裁耳。』」〉子贛知孔子思歸，送冉求，因誡曰「即用，以孔子爲招」云。

冉求既去，明年，孔子自陳遷于蔡。蔡昭公將如吳，吳召之也。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，後將往，大夫懼復遷，公孫翩射殺昭公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哀公四年也。」〉楚侵蔡。秋，齊景公卒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哀公五年也。」〉

明年，孔子自蔡如葉。葉公問政，孔子曰：「政在來遠附邇。」他日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葉公名諸梁，楚大夫，食菜於葉，僭稱公。不對，未知所以對也。」〉孔子聞之，曰：「由，爾何不對曰『其爲人也，學道不倦，誨人不厭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』云爾。」

去葉，反于蔡。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以爲隱者，使子路問津焉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耜廣五寸，二耜爲耦。津，濟渡處也。」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黃城山俗名菜山，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。《聖賢冢墓記》云黃城山即長沮、桀溺所耕處。下有東流，則子路問津處也。」〉長沮曰：「彼執輿者爲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。」〈集解馬融曰：「言數周流，自知津處。」〉桀溺謂子路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子，孔丘之徒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桀溺曰：「悠悠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悠悠者，周流之貌也。言當今天下治亂同，空舍此適彼，故曰『誰以易之』。」〉且與其從辟人之士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！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士有辟人之法，有辟世之法。長沮、桀溺謂孔子爲士，

從辟人之法者也；己之爲士，則從辟世之法也。」〉耰而不輟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耰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覆種不止，不以津告也。」〉子路以告孔子，孔子憮然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爲其不達己意而非己。」〉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隱於山林是同羣。」〉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凡天下有道者，丘皆不與易也，己大而人小故也。」〉

他日，子路行，遇荷蓧丈人，〈集解包氏曰：「丈人，老者。蓧，草器名也。」〉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！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丈人曰不勤勞四體，分植五穀，誰爲夫子而索也。」〉植其杖而芸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植，倚也。除草曰芸。」〉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復往，則亡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子路反至其家，丈人出行不在。」〉

孔子遷于蔡三歲，吳伐陳。楚救陳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哀公四年也。」〉軍于城父。聞孔子在陳蔡之閒，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將往拜禮，陳蔡大夫謀曰：「孔子賢者，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。今者久留陳蔡之閒，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。今楚，大國也，來聘孔子。孔子用於楚，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。」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。不得行，絕糧。從者病，莫能興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興，起也。」〉孔子講誦弦歌不衰。子路慍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濫，溢也。君子固亦有窮時，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。」〉

子貢色作。孔子曰：「賜，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然謂多學而識之。」〉非與？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問今不然耶。」〉孔子曰：「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善有元，事有會，天下殊塗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。知其元則衆善舉也，故不待學，以一知之。」〉

孔子知弟子有慍心，乃召子路而問曰：「《詩》云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』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率，循也。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。」〉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」子路曰：「意者吾未仁邪？人之不我信也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言人不信吾，豈以未仁故乎？」〉意者吾未知邪？人之不我行也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，豈以吾未智乎？」〉孔子曰：「有是乎！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齊？〈正義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，安有伯夷、叔齊餓死乎？〉使知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」〈正義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？〉

子路出，子貢入見。孔子曰：「賜，《詩》云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』。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蓋少貶焉？」孔子曰：「賜，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種之爲稼，斂之爲穡。言良農能善種之，未必能斂穫之。」〉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言良工能巧而已，不能每順人之意。」〉君子能脩其道，綱而紀之，統而理之，而不能爲容。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。賜，而志不遠矣！」

子貢出，顏回入見。孔子曰：「回，《詩》云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』。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」顏回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！夫道之不脩也，是吾醜也。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，是有國者之醜也。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！」孔子欣然而笑曰：「有是哉顏氏之子！使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宰，主財者也。爲汝主財，言志之同也。」〉

於是使子貢至楚。楚昭王興師迎孔子，然後得免。

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書，籍也。」　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，里則各立社，則書社者，書其社之人名於籍。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，故下丹求云「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」是也。〉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「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且楚之祖封於周，號爲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，明周召之業，王若用之，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？夫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據土壤，賢弟子爲佐，非楚之福也。」昭王乃止。其秋，楚昭王卒于城父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接輿，楚人也。佯狂而來歌，欲以感切孔子也。」〉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比孔子於鳳鳥，待聖君乃見。非孔子周行求合，故曰『衰』也。」〉往者不可諫兮，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已往所行，不可復諫止也。」〉來者猶可追也！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自今已來，可追自止，避亂隱居。」〉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『已而』者，言世亂已甚，不可復治也。再言之者，傷之深也。」〉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〈集解包氏曰：「下，下車也。」〉趨而去，弗得與之言。

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。是歲也，孔子年六十三，而魯哀公六年也。

其明年，吳與魯會繒，徵百牢。〈索隱此哀七年時也。百牢，牢具一百也。《周禮》上公九牢，侯伯七牢，子男五牢。今吳徵百牢，夷不識禮故也。子貢對以《周禮》，而後吳亡是徵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鄫城在沂州承縣。《地理志》云繒縣屬東海郡也。」〉太宰嚭召季康子。康子使子貢往，然後得已。

孔子曰：「魯衞之政，兄弟也。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周公、康叔既爲兄弟，康叔睦於周公，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。」〉是時，衞君輒父不得立，在外，諸侯數以爲讓。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，衞君欲得孔子爲政。子路曰：「衞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問往將何所先行。」〉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〈集解馬融曰：「正百事之名也。」〉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何其正也？」〈集解包氏曰：「迂猶遠也。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。」〉孔子曰：「野哉由也！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野，不達也。」〉夫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禮以安上，樂以移風。二者不行，則有淫刑濫罰也。」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。夫君子爲之必可名，言之必可行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所名之事，必可得明言；所言之事，必可得遵行者。」〉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其明年，冉有爲季氏將師，與齊戰於郎，克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此哀公十一年也，去吳會繒已四年矣。年表哀公十年，孔子自陳至衞也。」　索隱徐說去會四年，是也。按：《左傳》及此文，孔子是時在衞歸魯，不見有在陳之文，在陳當哀公之初，蓋年表誤爾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。」〉季康子曰：「子之於軍旅，學之乎？性之乎？」冉有曰：「學之於孔子。」季康子曰：「孔子何如人哉？」對曰：「用之有名；播之百姓，質諸鬼神而無憾。求之至於此道，雖累千社，夫子不利也。」康子曰：「我欲召之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欲召之，則毋以小人固之，則可矣。」而衞孔文子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文子，衞卿也。」〉將攻太叔，〈集解《左傳》曰太叔名疾。〉問策於仲尼。仲尼辭不知，退而命載而行，曰：「鳥能擇木，木豈能擇鳥乎！」〈集解服虔曰：「鳥喻己，木以喻所之之國。」〉文子固止。會季康子逐公華、公賓、公林，以幣迎孔子，孔子歸魯。

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〈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，計至此十三年。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，則首尾計十五年矣。〉

魯哀公問政，對曰：「政在選臣。」季康子問政，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〈集解包氏曰：

「錯，置也。舉正直之人用之，廢置邪枉之人。」　索隱《論語》「季康子問政，子曰『政者，正也』」。又「哀公問曰『何爲則人服』？子曰『舉直錯諸枉則人服』」。今此初論康子問政，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，蓋太史公撮略《論語》爲文而失事實。〉則枉者直。」康子患盜，孔子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欲，情慾也。言民化於上，不從其所令，從其所好也。」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

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，詩書缺。追迹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曰：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〈集解包氏曰：「徵，成也。杞宋二國，夏殷之後也。夏殷之禮吾能說之，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。」〉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」觀殷夏所損益，曰：「後雖百世可知也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物類相召，勢數相生，其變有常，故可預知者也。」〉以一文一質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監，視也。言周文章備於二代，當從之也。」〉故書傳、《禮記》自孔氏。

孔子語魯大師：「樂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太師，樂官名也。五音始奏，翕如盛也。」〉縱之純如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五音既發放縱盡，其聲純和諧也。」〉皦如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其音節明。」〉繹如也，以成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縱之以純如，皦如，繹如，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。」〉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反魯，魯哀公十一年冬。是時道衰樂廢，孔子來還，乃正之，故雅頌各得其所。」〉

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〈正義去，丘呂反。重，逐龍反。〉取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，始於衽席，故曰「關雎之亂以爲風始，〈正義亂，理也。詩小序云：「關雎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」毛萇云：「關關，和聲。雎鳩，王雎也，鳥摯而有別。后妃悅樂君子之德，無不和諧，又不淫色，慎固幽深，若雎鳩之有別，然後可以風化天下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，父子親則君臣敬，君臣敬則朝廷正，朝廷正則王化成也。」按：王雎，金口鶚也。〉鹿鳴爲小雅始，〈正義小序云：「鹿鳴，宴羣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，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。」毛萇云：「鹿得苹，呦呦鳴而相呼，懇誠發乎中，以興嘉樂賓客，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。」〉文王爲大雅始，〈正義小序云：「文王，文王受命作周。」鄭玄云：「文王初爲西伯，有功於民，其德著見於天，故天命之以爲王，使君天下。」〉清廟爲頌始」。〈正義小序云：「清廟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雒邑，朝

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。」毛萇云：「清廟者，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。謂祭文王，天德清明，文王象焉，故祭之而歌此詩也。」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，成六藝。

孔子晚而喜易，序〈正義序，易序卦也。夫子作十翼，謂上彖、下彖、上象、下象、上繫、下繫、文言、序卦、說卦、雜卦也。易正義曰：「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，先後之次，其理不易。孔子就上下二經，各序其相次之義。」〉彖、〈正義吐亂反。上彖，卦下辭；下彖，爻卦下辭。易正義曰：「夫子所作，統論一卦之義，或說其卦德，或說其卦義，或說其卦名。莊氏云『彖，斷也，言斷定一卦之義』也。」〉繫、〈正義如字，又音系。易《正義》云：「繫辭者，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。分爲上下篇者，以簡編重大，是以分之。」言「繫辭者，取綱系之義」也。〉象、〈正義上象，卦辭；下象，爻辭。易《正義》云：「萬物之體自然，各有形象，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，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。」〉說卦、〈正義易《正義》云：「說卦者，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。」〉文言。〈正義易《正義》云：「夫子贊明易道，申說義理，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，故稱文言。」又：「雜卦者，六十四卦以爲義，於序卦之外，別言聖人之興，因時而作，隨其事宜，不必相因襲，當有損益。」又云：「雜揉眾卦，錯綜其義，或以同相類，或以異相明。」按：史不出雜卦，故附之。〉讀易，韋編三絕。曰：「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易則彬彬矣。」

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顏濁鄒之徒，〈正義濁音卓。鄒音聚。顏濁鄒，非七十（七）〔二〕人數也。〉頗受業者甚衆。

孔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四者有形質，可舉以教。」〉絕四：毋意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以道爲度，故不任意也。」〉毋必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故無專必。」〉毋固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無可無不可，故無固行也。」〉毋我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述古而不自作，處羣萃而不自異，唯道是從，故不有其身。」〉所愼：齊，戰，疾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此三者人所不能愼，而夫子愼也。」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罕者，希也。利者，義之和也。命者，天之命也。仁者，行之盛也。寡能及之，故希言之。」〉不憤不啟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弗復也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孔子與人言，必待其人心憤憤，口悱悱，乃後啟發爲說之，如此則識思之深也。說則舉一端以語之，其人不思其類，則不重教也。」〉

其於鄉黨，恂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恂恂，溫恭貌也。」　索隱有本作「逡逡」，音七旬

反。〉似不能言者。其於宗廟朝廷，辯辯〈索隱《論語》作「便便」。〉言，唯謹爾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唯辯而謹敬也。」〉朝，與上大夫言，闇闇如也；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中正之貌也。」〉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和樂貌。」〉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；趨進，翼如也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端好也。」〉君召使儐，〈集解鄭玄曰：「有賓客，使迎之也。」〉色勃如也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必變色。」〉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急趨君命也，行出而車駕隨之。」〉

魚餒，肉敗，割不正，不食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魚敗曰餒也。」〉席不正，不坐。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

是日哭，則不歌。見齊衰、瞽者，雖童子必變。〈集解包氏曰：「瞽，盲。」〉

「三人行，必得我師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我三人行，本無賢愚，擇善而從之，不善而改之，無常師。」〉「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。」〉使人歌，善，則使復之，然后和之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樂其善，故使重歌而自和也。」〉

子不語：怪，力，亂，神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怪，怪異也。力謂若羿灊舟，烏獲舉千鈞之屬也。亂謂臣弒君，子弒父也。神謂鬼神之事。或無益於教化，或所不忍言也。」李充曰：「力不由理，斯怪力也。神不由正，斯亂神也。怪力，亂神，有與於邪，無益於教，故不言也。」〉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聞也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章，明。文，彩。形質著見，可以耳目循也。」〉夫子言天道與性命，弗可得聞也已。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性者，人之所受以生也。天道者，元亨日新之道。深微，故不可得而聞之。」〉顏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不可窮盡。」〉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言忽恍不可爲形象。」〉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循循，次序貌也。誘，進也。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。」〉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我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。雖欲從之，蔑由也已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，又以禮節節約我，使我欲罷不能。已竭吾才矣，其有所立，則卓然不可及。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，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。」〉達巷黨人（童子）曰：「大哉孔子，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達巷者，黨名。五百家爲黨。此黨之

人美孔子學道藝，不成一名而已。」〉子聞之曰：「我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我執御矣。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聞人美之，承以謙也。吾執御者，欲明六藝之卑。」〉牢曰：「子云『不試，故藝』。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牢者，弟子子牢也。試，用也。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。」〉

魯哀公十四年春，狩大野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大野，藪名，魯田圃之常處，蓋今鉅野是也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。春秋哀十四年經云『西狩獲麟』。國都城記云『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，廣輪四五十步，俗云獲麟堆，去魯城可三百餘里』。」〉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車子，微者也；鉏商，名也。」　索隱《春秋傳》及家語並云「車子鉏商」，而服虔以「子」爲姓，非也。今以車子爲主車車士，微者之人也。人微故略其姓，則「子」非姓也。〉以爲不祥。仲尼視之，曰：「麟也。」取之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麟非時所常見，故怪之，以爲不祥也。仲尼名之曰『麟』，然後魯人乃取之也。明麟爲仲尼至也。」〉曰：「河不出圖，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！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聖人受命，則河出圖，今無此瑞。吾已矣夫者，〔傷〕不得見〔也〕。《河圖》，八卦是也。」〉顏淵死，孔子曰：「天喪予！」〈集解何休曰：「予，我也。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，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。」〉及西狩見麟，曰：「吾道窮矣！」〈集解何休曰：「麟者，太平之獸，聖人之類也。時得而死，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，故云爾。」〉喟然歎曰：「莫知我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莫知子？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，故問之。」〉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〈集解馬融曰：「孔子不用於世，而不怨天不知己，亦不尤人。」〉下學而上達，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下學人事，上達天命。」〉知我者其天乎！」〈集解何晏曰：「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故曰唯天知己。」〉

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乎！」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言其直己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。」〉謂「柳下惠、少連降志辱身矣」。謂「虞仲、夷逸隱居放言，〈集解包氏曰：「放，置也。置不復言世務也。」〉行中清，廢中權」。〈集解馬融曰：「清，純絜也。遭世亂，自廢弃以免患，合於權也。」〉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〈集解馬融曰：「亦不必進，亦不必退。唯義所在。」〉

子曰：「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」乃因《史記》作春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據魯，親周，〈索隱言夫子修春秋，以魯爲主，故云據魯。親周，蓋孔子之時周雖微，而親周王者，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。〉故殷，運之三代。〈正義殷，中也。又中運夏、殷、周之事也。〉約其文辭

而指博。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春秋貶之曰「子」；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之曰「天王狩於河陽」：推此類以繩當世。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開之。春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

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弟子受春秋，孔子曰：「後世知丘者以春秋，而罪丘者亦以春秋。」〈集解劉熙曰：「知者，行堯舜之道者也。罪者，在王公之位，見貶絕者。」〉

明歲，子路死於衛。孔子病，子貢請見。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，曰：「賜，汝來何其晚也？」孔子因歎，歌曰：「太山壞乎！〈集解鄭玄曰：「太山，眾山所仰。」〉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萎，頓也。」〉因以涕下。謂子貢曰：「天下無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傷道之不行也。」〉夏人殯於東階，周人於西階，殷人兩柱間。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，予始殷人也。」後七日卒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明聖人知命也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爲褒成侯；生光，爲丞相，封侯；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爲褒成侯；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爲褒成侯；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爲崇聖侯；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亭侯；後魏封二十七代孫爲崇聖大夫；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爲崇聖侯，高齊改封珍爲恭聖侯，周武帝改封鄒國公；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，煬帝改爲紹聖侯；皇唐給復二千戶，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爲褒聖侯也。」〉

孔子年七十三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。〈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，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；若襄二十二年生，則孔子年七十二。經傳生年不定，致使孔子壽數不明。〉

哀公誄之曰：「旻天不弔，不慭遺一老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弔，善也。慭，且也。一老謂孔子也。」〉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煢煢余在疚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疚，病也。」〉嗚呼哀哉！尼父，毋自律！」〈集解王肅曰：「父，丈夫之顯稱也。律，法也。言毋以自爲法也。」〉子貢曰：「君其不沒於魯乎！夫子之言曰：『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。失志爲昏，失所爲愆。』〈索隱失禮爲昏，失所爲　　。《左傳》及家語皆云「失志爲昏，失禮爲　　」，與此不同也。〉生不能用，死而誄之，非禮也。稱『余一人』，非名也。」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天子自謂『一人』，非諸侯所當名也。」〉

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〈集解《皇覽》曰：「孔子冢去城一里。冢塋百畝，冢南北廣十步，東西十三步，高一丈二尺。冢前以瓴甓爲祠壇，方六尺，與地平。本無祠堂。冢塋中樹

以百數，皆異種，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。民傳言『孔子弟子異國人，各持其方樹來種之』。其樹柞、枌、雒離、安貴、五味、毚檀之樹。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。」索隱雒離，各離二音，又音落藜。藜是草名也。安貴，香名，出西域。五味，藥草也。毚音讒。毚檀，檀樹之別種。〉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〈索隱訣音決。訣者，別也。〉則哭，各復盡哀；或復留。唯子贛廬於冢上，〈索隱按：家語無「上」字。且《禮》云「適墓不登隴」，豈合廬於冢上乎？蓋「上」者，亦是邊側之義。〉凡六年，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，因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，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頃。故所居堂弟子內，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，〈索隱謂孔子所居之堂，其弟子之中，孔子沒後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。〉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。高皇帝過魯，以太牢祠焉。諸侯卿相至，常先謁然後從政。

孔子生鯉，字伯魚。〈索隱按：家語孔子年十九，娶於宋之并官氏之女，一歲而生伯魚。伯魚之生，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。夫子榮君之賜，因以名其子也。〉伯魚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〈集解《皇覽》曰：「伯魚冢在孔子冢東，與孔子並，大小相望也。」〉

伯魚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。嘗困於宋。子思作中庸。〈集解《皇覽》曰：「子思冢在孔子冢南，大小相望。」〉

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箕，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子京生穿，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，嘗爲魏相。

子慎生鮒，年五十七，爲陳王涉博士，死於陳下。

鮒弟子襄，年五十七。嘗爲孝惠皇帝博士，遷爲長沙太守。長九尺六寸。

子襄生忠，年五十七。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。安國爲今皇帝博士，至臨淮太守，蚤卒。安國生卬，卬生驩。

太史公曰：詩有之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。〈索隱祗，敬也。言祗敬遲回不能去之。有本亦作「低回」，義亦通。〉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

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〈索隱離騷云「明五帝以折中」。王師叔云「折中，正也」。宋均云「折，斷也。中，當也」。按：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，與度相中當，故以言其折中也。〉可謂至聖矣！

索隱述贊孔子之胄，出于商國。弗父能讓，正考銘勒。防叔來奔，鄒人掎足。尼丘誕聖，闕里生德。七十升堂，四方取則。卯誅兩觀，攝相夾谷。歌鳳遽衰，泣麟何促！九流仰鏡，萬古欽躅。

↑ 「而后從政」　漢籍按：「而后從政」疑爲「而後從政」之誤。